

楊家駱主編

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之一

鴉片戰爭文獻彙編三

楊家駱主編

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之一

鴉片戰爭文獻彙編 第三冊

(中國近代史文獻彙編所收各書本局另編輯綜合索引印行)

鼎文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初版

中國近代史
文獻彙編
鴉片戰爭文獻彙編 第三冊

(全六冊) 基本定價

主編者：楊 家 駱

出版者：鼎 文 書 局

發行人：姜 毛 元 玖

發行處：鼎 文 書 局

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一三五巷三七號

郵政劃撥儲金第一八一六三號
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八六四號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鴉片戰爭文獻彙編第三冊目錄

第五部分 英國對中國的軍事侵略(一)

英夷入粵紀略傳鈔本	不著撰人	一
廣東軍務記鈔本	不著撰人	二
軍務記鈔本	不著撰人	三
出圍城記	甦穆道人	四
京口憤城錄	隱園居士	五
草間日記	朱士雲	六
壬寅聞見紀略	袁陶愚	七
夷患備嘗記	曹晟	八
鴉片戰爭史料鈔本	劉長華	九
咄咄吟	貝青喬	一〇
犀燭留觀記事鈔本(選錄)	不著輯人	一一
入寇志鈔本(選錄)	不著輯人	一二

潰癰流毒鈔本(選錄).....	不著輯人	三七
廣東夷務事宜鈔本.....	不著輯人	三三
平夷錄原稿本(選錄).....	怡雲軒主人	三五
鴉片戰爭新史料(選錄).....	不著輯人	四二
清道光朝留中密奏(選錄).....	北平故宮博物院	四一

英夷入粵紀略

傳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

不著撰人

鴉片之流毒我中華也久矣。皇上憫斯民之陷溺而不知覺，以給事中黃公爵滋奏，即嚴禁烟土。道光十九年，命兩湖總督林公則徐爲欽差，來粵專辦烟土。林公至粵，即以兵困嘆夷烟商義律，頗地於公司行，義律畏威，即遵繳烟土二萬餘箱，飭令義律此後不得載烟土來粵，如違貨則入官，人則正法，義律允遵，然後釋義律回國。詎料義律心藏叵測，竟肆言誣林公允准每箱烟土發回價銀貳百員，假以討烟價爲名，累思跋扈。水師提督關公天培，與林公同心協力，四處海口，嚴爲之備，義律不得逞志。至二十年庚子十二月十五日，英逆攻沙角、大角砲臺，三江協陳連陞與子鵬舉俱陣亡，此我粵英逆猖亂之始也。初沙角、大角砲臺，督憲林公原撥兵八百名屯駐砲臺後山，又暗藏釘桶於砲臺後路，約十數丈，以防逆兵後襲。八月林公革職，十一月欽差琦侯善到粵，旋授兩廣總督，於是將砲臺後駐兵與釘桶盡行撤去，故逆兵得取道，從砲臺後夾擊，以致失守。聞琦善語逆夷義律云：『打得快，和得快。』今粵人無不知其語，無不切齒。砲臺失守，皇上震怒，將琦善革職留任，省中軍務仍交琦善辦理，後以閩浙欽差裕公謙疏奏琦善通夷賣國等奸。四月皇上始查抄琦善家產，拿京治罪，而廣東險隘盡失，都爲英逆所據，逆船直造羊城，皆琦善撤去各處兵備，掣肘將官，有以致也。所謂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，雖有善者，亦無如之何矣。松按：『明史』陶成傳，正統中爲浙江僉事，成有智略，倭犯桃渚，我密布釘板海潮中，倭至艤舟躍上，釘洞足背，倭畏之，觀此林公釘桶，良足口口。

十八年戊戌，林大人未除欽差之前，人競傳有識語云：「閩人爲天使，廣東作戰場。」十九年林公來粵查辦烟土，是年十二月，果有噴夷之亂。林公，福建侯官人也，其天數耶？

戊戌歲事十八詠。時洋烟流毒，例禁特嚴，督憲鄧公廷楨發兩廣巡船四隻，以備緝捕，廣州協韓肇慶，委守備蔣大彪，効力職員王振高例，千總徐廣督領巡船，因之以載私傳聞。韓、蔣等竟與噴夷勾通，噴夷月奉規銀三萬六千兩，於是兩廣船公然滿載烟土，往來傳遞，無有掣阻，如有快蟹私載，兩廣船即攻擊之，烟土入虎，全歸兩廣船矣。好事者舊日時事，爲作十八詠云：聞道廷臣急理財，海疆新令走風雷，無多烟戶供腴削，既倒銀河望挽回。生道殺民原聖德，變通盡利賴宏才，此邦凋敝難堪命，况復頻年水火災。元寶如泉布百蠻，分明津要失防閑，望洋空嘆銀濤湧，籌海虛糜鐵鎖環。時恐噴夷猖獗，虎門橫檔，預爲之備，海面用木排鉄鎖橫鎖之。誰遣貨通獅子國？豈無兵駐虎頭山？年年悖出河沙數，幸有雄師取賂還。蠻烟流毒遍關津，與霧蚩尤術固神，拯救有權仍在我，誅鋤爲事反徇人。效雖可必先防擾，法亦何常不外仁，正惜羣魚甘受餌，翻教釜內作游鱗。遠物焉能遍市閭，水軍沿海可防奸，渴來不飲貪泉水，飛渡難過大庾山。君子有財斯有土，今人爲暴卽爲關，然犀試向源頭照，百怪呈形咫尺間。樓船威照粵西東，全改盧遺蛋戶風，蛋戶本盧循軍士遺種，兩廣船之設，始自盧制軍敏恪公，因借用之。曾列戎行皆巨富，縱抄民物亦奇功。何時鐘室誅韓信？自昔銅山屬鄧通，正本清源誰不解，同官無奈要和衷。鐵艦喧傳節鉞臨，月錢三萬六千金，江湖盜賊收王振，錦繡妻孥羨蔣欽。自許得名兼得利，須知能縱始能擒，至今翻覆波瀾處，孽海茫茫怨毒深。時平偏易立功名，不用文官只用兵，牙爪倍承祈父恤，腹心誰向武夫傾。一坏土繫愚民命，萬灶烟屯大將營，怪得牧豬屠狗輩，紛紛投筆請長纓。鴉軍飛

遍越江涓，送往迎來任所之，新政忽聞尊國體，宿賊早已沒民脂。道途竟欲拘淫具，江海焉能塞漏卮？到處營私兼犯法，如公原不是謙詞。風土人情久漸移，烟霞痼疾急難醫，法當最密行宜恕，利到能興害轉滋。鬼滿棘林聞夜哭，人多菜色忍朝飢，怪哉冤積蟲無限，吉了能言鳳或知。用白居易奏吉了歌。

忙煞兩衙蜂，棄灰尙自難逃死，比戶居然盡可封。幾處閭閻齊罷市，半年圍困已難容，下民易虐渾閒事，那見痼瘼達九重？真同兒戲捉迷藏，息鼓篝燈夜泛航，越境誰能識官長，倒戈况是自傷狀。貪功趙括威名喪，十八年七月廿八日，督憲鄧密委巡捕趙澤，順德縣咸昌，帶差役百餘人，夜入黃埔馮族搜索烟土，馮族人見無地方官長，并本縣差役，以爲大

盜假官搶劫，咸出堵禦，趙威差役，懼其拒捕，倒戈奔逃，夜黑不辨，自相擊捕至傷人命，遂釀巨案。爲政張堪德頌長，廿九日廣州協祺公

壽帶兵到黃埔勸捕拒捕傷官匪徒，番禺縣主張公錫蕃，洞知馮族冤，爲之上下調停，官兵入鄉，秋毫無犯，市肆如故，只勸馮氏交出匪人數名治罪完案，鄉獲安全，今馮氏建恩祠祀張二公，示不忘也。

漸看法網似秋荼，逃亡家室生何計？貧病縶囚死未殊。坎地埋書徵合比，呼天無罪夢良夫，從來南海神祠外，

曾見親祠獄鬼無？南海獻中鬼哭，縣令祭之。

羊狼狠貪案牘繁，狐狸兔滑孰執平？策人慮竊江充智，薏苡爭鳴馬

援冤。時有插職誣陷兩案，皆馬姓人。

黔赤萬家愁大索，倉皇半夜走訛言，請看貫耳巡軍日，時已獲食洋烟人，貫耳遊行。

秦鏡歡呼照覆盆。

小民畏罪復何求？武士貪功卒未休，種禍詐財奸屢敗，誘人犯法術彌周。飛蚋有母將焉

往野雉無媒肯自投，王道從來稱正直，也同餌敵任權謀。

但見疊疊日被拘，未聞研鞫脫冤誣，食洋烟人被獲，

固無一得免，即其不食洋烟之戚友，在坐同時被獲，到官即收監，亦無一得昭雪者。

三章新改蕭何律，一卷誰陳鄭俠圖？執法敢

辭民怨謫，官威剛被鬼擲榆，感君寬厚培風俗，遮道牽衣盡博徒。烟禁既嚴，陋規無出，因寬賭博之禁，甚至當街設局遮道

招邀。官吏返呼偏石濠，用杜工部石濠吏章。尙防沾既有殘膏，淡烟已逐波中散，時獲解烟土官於海濱爲池放水銷毀。

明月虛從浪裏撈，掩耳盜鈴聊自慰，拖泥帶水不勝勞，地皮剝盡君知否，猶當黃金鎮日淘。無復天津估客船，都從橋上聽啼鵲，難通百貨價三倍，已散四方人數千。屈指有呼庚癸日，驚心又近丙丁年，可憐粵海繁華地，城市荒涼似禁烟。希旨誰求固寵榮，全拋國計與民生，但將驚擾爲能事，幾見申韓致太平。入境逢人皆槁瘠，斷烟無日不清明，長歌當哭吾何敢，半是嗷嗷澤雁聲。此十八詠余從省中錄得，不知何許人作。聞督憲鄧已將此詩入奏，謂是吸烟人見禁烟太嚴，恐將來斷食，故作此以詆毀官吏云爾，然而豈其然耶？

戊戌七月，省城靖海門內西街有找錢鋪，櫃圍前地忽流血如箭，標起三尺許，頃刻乃止。按宋書五行志：「晉惠帝元康五年三月，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，此赤祥也。元康末，窮凶極亂，僵尸流血之應也。干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，徐州殺傷數萬人，是其應也。」又郎仁寶七修類稿云：「嘉靖甲寅三月，寧波慈谿縣灌浦鄭家忽地裂，流血，舉家驚惶，至暮町畦皆是，當道舉奏。明年四月，倭賊陷其縣，縉紳軍民死者無算。」據此當爲二十、廿一兩年，逆夷攻陷大角、沙角、鎮遠、靖遠、威遠諸砲臺，烏涌土臺卡座，殺死官兵以千數。廿一年四月又攻省城，湖南兵虐殺我粵義勇，義勇又反殺湖南兵，亦殺死千數之應。

二十年庚子十一月，嘆逆蠢動，督憲五營公館千總某請仙，仙降乩云：「正月平平，二月罹兵，三月又平平，又三月不寧，四月虛驚，五月鬼去，六月康寧。」後果正月無事，二月初四、五日，逆攻橫檔、亞娘鞋、威遠、靖遠、虎門諸砲臺，廣東水師提督關公天培、碣石鎮標都司署水師提標遊擊麥公廷章皆死之，砲臺盡爲逆所據。初七日，逆船至烏涌，攻烏涌土臺卡座，署湖南提督祥公福、遊擊沈公占鰲，守備洪公達科死之。初十日，又失

琵琶洲土臺卡座。十三日又失獵德砲臺。十四日，又失二沙尾砲臺，諸守砲臺官兵皆聞風先遁。二十日，大戰鳳凰岡，江西南贛鎮長公春，砲擊中逆火輪船，逆船少退。廿一日，復攻鳳凰岡，逆砲利害，我軍不能支。初楊侯芳預伏地雷於營壁，度逆得勝必登岸毀拆營帳，至是我軍徐退，逆兵耀武登岸入營，地雷一發，轟燬逆兵二百餘人。越一日，逆又攻大王潭砲臺，守臺將官水師千總湯其釗、督標外委倫傑，慮無師船接應救護，孤臺難守，先暗藏地砲六位，然後與逆對攻，至力竭勢迫，度不能守，乃燃地砲，擊死夷兵數十百人，砲臺又失守。廿二日又失新造砲臺。廿六日，逆以大兵船數隻與水師營對砲，小兵船與三板數十隻，冒險而進，於是水師營、西寧、永靖、海珠各砲臺，盡皆失守，省城震恐，城內外男女四散逃生，漫山遍野。是夜霖雨，道路無所棲止，死亡散失，不可勝數。數百年來，生民塗炭，莫此爲勝。

廿七日，逆夷遽稟請大憲，不討別情，只求通商。廿八日，憲准其請，卽日出示通商，夷虜始靖，此罹兵之應也。三月無事。又三月，果勇侯楊傳令趕緊各處添鑄大砲，煉火藥，又造木排、木城、火船、藤牌、槍刀等，日不暇給，所謂不寧也。四月初一日夜，大將軍奕忽發令攻夷，我火船失利。初二日，逆攻省城，是日東南風，我火船不得占上風，泊岸轉延，燒城外近海舖舍數處。城外沿海預設大砲轟夷，皆不得一中，逆兵登岸，我粵水勇并福建水勇，奮勇拒逆，殺死逆兵十數人，詎料湖南兵心懷忮嫉，從後殺我水勇，先斷其辮，僞作漢奸以邀賞，於是水勇解體，省城被困。初六日，逆夷由城西南岸登陸，暗度城北，攻東西得勝，并四方砲臺，時湖南兵守臺，聞鬼子來，便羣呼相率奔竄，三砲臺遂爲逆夷所據。四方砲臺，卽永寧臺也。逆夷擬欲從砲臺架砲攻城。初七日，逆船又攻東砲臺，東砲臺又失守。時大將軍與參贊暨各鎮副將官，俱圍駐貢院，逆遂懸砲於橋盤，下擊貢院，大將

軍大恐，督糧道朱崇慶慙，大將軍令搖白旗，夷人以白旗爲和旗，逆即止炮，大將軍即令廣州府余保純、魏城說和。義律索銀六百萬員，重四百二十萬兩，余並不敢與爭，如數許賂，和議即成。聞洋行人有與義律識者云：「義律云：始願不及此，悔不奢索八百萬也。」是役也，羊城西砲臺，俗名火枝砲臺，爲入珠江隘口。時四川北鎮張青雲大人鎮守，逆船合攻西砲臺，不震不動，砲臺轟壞，督率軍士隨卽修補，審視逆船度中，然後發砲，三炮轟沒逆夷二橋，大三板三隻，逆夷氣奪，臺兵只傷一人。自後逆船不敢近，俱從河南渡入珠江，河南去西砲臺頗遠，砲不能擊，河南原有永靖砲臺，與西砲臺對峙，時永靖已失，故逆得沿河南而入也。是役也，將官堵禦悍夷，惟張公一人而已。逆夷雖得勝仗，而我兵民傷死不過二三十人，將官千守以上，無一遇難者，所謂虛驚也。十二日，三元里鄉兵復東西得勝。各砲臺（？）十三至十八日，逆船盡離省城，或退出虎門，或退至長洲蠔墩。至五月初二三日，義律、百麥與各兵船盡退出虎門，所謂鬼子去也。仙乩皆驗。又北城人請仙呂純陽先師降乩，中有云：「白雲山上陳師旅，萬里奴夷九曲通。」白雲山在省城北，去省城十餘里，卽有兵屯，亦當在山下，斷無陳師山上之理。不知是役外省調來之兵，湖南爲多，湖南之兵怯懦而淫暴。兵初到粵，屯於東較場，東較場去瘋院不過二三里，瘋人婦女入城，必經過東較場，湖南兵恃強羣誘挾瘋女，肆行淫辱。又劫奪其首飾衣服。瘋女既被淫污，又劫衣服，無不恨入骨髓。凡瘋疾傳染，重則一月，輕則二三月，如百日卽發，未幾而傳染疾發。湖南兵懷羞忿，聞粵人云：「童子肉已瘋疾。」於是相率要孩童于路，殺而烹食，或孩童有父母兄弟與爭，卽並殺其父母兄弟。聞城中雙門底有婦人攜一童子，湖南兵殺母奪子而食，又特係外省兵丁，達我粵買賣人，或義勇，卽便要殺，而我粵義勇亦不下數千人，同仇共忿，羣轉而反殺之。湖南兵本怯懦，詎能當

我義勇之精悍，所殺過當，湖南兵懼，至改其裝束，不敢自認湖南。議和後，兵無所用，楊侯又恐粵人尋仇，不相容。於是令湖南兵遠屯於白雲山頂，是役之敗，其咎皆在湖南兵。四月初三日逆夷三板共有三十餘隻，初招徠撥歸總局之快蟹二十餘隻，與順德水勇拖船三十餘隻，暗約快蟹誘三板入督步濠，至濠半快蟹即反攻。拖船先埋伏督步左近，聞砲聲即入砲夾攻，三板必無一存。是日快蟹誘三板至濠口，濠口有湖南兵二百餘名，見快蟹誘三板入濠甚恐，即發砲先擊快蟹，快蟹不敢入，轉奔石門，三板追至石門，不敢窮追而返。拖船聞砲響，以爲三板中計，即出接應，遇三板自石門回，共攻拖船，拖船不能支，各赴水逃竄。於是三板盡燒拖船，拖船水勇有逃奔至佛山者。遇湖南兵又殺水勇數人，計四月數次打仗，我粵義勇水勇與民人死於逆夷者十之一二，而死於湖南兵者十之八九。嗚呼！我粵其劫數當如此耶！何湖南兵之淫暴而不一置之法也！我粵大角、沙角、橫檔、虎門，此四處砲臺真天險，所以制外夷，詎料琦侯撤去砲臺後，逆攻沙角、大角，逆兵從左近登岸，繞出砲臺之後，前後夾攻，攻橫檔亦從西河繞攻臺後，致皆失守，逆夷竟長驅而入，直至珠江。逆夷原短於陸戰，詎料由南岸暗度城北，據三砲臺，分兵虜掠，竟至蕭崗馬領，有三十餘里，豈止九曲而已哉？又逆船重大，水淺輒膠於泥，不能進，逆輒五六人駕小三板，所至遍詢漁人河面地名，以長繩繫鐵錘，沿河探水淺深，與河底泥色，一一筆記，以爲兵船進退道地。東北探至香山城，西探至石門，西北至督步濠，西南至佛山，南至市橋、沙灣等處，凡百餘里，是水路亦不止九曲，純陽先師兩言亦驗。

庚子年八月後，啓明星伏不見，至十有二月始見，農人咸云：蓋農人披星而出，飯而後田，恆祇啓明爲早炊之候，故備悉啓明隱見。松案：宋書天文志：『西晉懷帝永嘉二年正月庚午，太白伏不見，二月庚子始晨見。』

東方，是謂當見不見，占爲百官庶民將流散之象。其後破軍殺將，不可勝數。」又隋書天文志曰：「常星列宿不見，象中國諸侯微滅。」今啓明伏不見，亦當見不見，當同此占。廿一年辛丑二月，嘆夷作亂，水師提督關大人天培，署湖南提督祥大人福等陣亡。於是嘆逆直造珠江，省城被困，百官震恐，庶民流散，不得已以賂求和。嘆逆勒大將軍奕、參贊隆、楊，並各省來粵之兵，俱要退出城四十里，然後准和，逆船乃退出虎。於是大將軍奕、參贊隆，出住金山寺，惟參贊楊仍在省城，湖南、四川各兵或出屯燕塘，或屯清遠，有屯百雲山頂者。此者百官庶民流散諸侯微滅之應也。然按明史天文志，洪武二十五年三月丙午，辰星隱，至四月戊辰復見，時正當承平，宋志之占，恐未必然。

夷逆之入虎也，從橫檔西河而繞攻臺後，以致失守。於是威遠、鎮遠各砲臺，亦皆失守。聞橫檔、鎮遠，敗仗兵丁云：「上年十二月時提督關大人已發文到省，請塞斷橫檔西河，並請備辦茅草火船二三十隻，以防逆船從臺後轟擊，督憲琦固執不允。關公又疊次申請，琦不得已，乃與廣州府余保純酌量，余云橫檔西河水淺，逆船不能進，草船二三十隻，猶以一頁紙錢而燒合圍之柱，必不能濟也。琦難重違關公所請，時余辦軍局，只得行文仰東莞縣知縣備辦以塞責，知縣又付上官意，遲疑觀望，自十二月至正月，關公行文累催，竟付之不理。至二月初三日，始有砂石二船到橫檔，橫檔西河非石二三百船不能濟事，時逆帆蔽海，躍欲鬪仗，關公仰天長嘆，對屬官泣說曰：『余受皇上恩厚，度今事勢，斷不能支，惟辦一死，以報君恩耳。』屬官皆飲泣，乃先封印，委官送交督憲，以示必死。初四日，逆夷攻臺，橫檔不支，關公在鎮遠，親督將弁發轟八千斤大砲，一炸一豎，逆船環攻，關公力竭自刎，陣亡。逆夷登臺，見關公尸，關公威名素著，夷目義律憐其精忠，取紅氈二，移關公尸於氈上，復以紅氈覆之，十二日始委官殯殮，關公面色如生。關公靈柩發引開船，義律令所有兵船，各放砲以

送，義律與各夷目夷兵，俱著黑一日，夷禮以黑爲孝服故也。嗚呼，我朝精忠之臣，逆夷猶畏敬之而不敢辱，而臨事掣肘關公之員，可勝誅哉！使當日琦侯如關公所請，塞斷橫檔，西河草船多備，逆船不能繞攻臺後，必不致失守，逆夷無能爲矣，此可爲長太息也。

廿一年辛丑，正月十日，督標馬把總繼援，在虎門寨，見一大星從寨隕於鎮遠砲臺，其星煌煌，有尾長數十百丈，時水師提督關公天培猶在省。至二月初四日，嘆逆攻橫檔各砲臺，關公陣亡於鎮遠。

辛丑二月初五日，嘆逆擊橫檔砲臺，砲臺失守，逆人登臺，有一步兵額外姓張名遇祐。逆欲割其辮，張堅執不肯，且曰：『辮爲我天朝所最重，頭可斷，辮不可割也。』遂引頸呼逆，即速殺我，逆義之，爲報兵頭義律，義律亦義之，與銀一百員以旌其義，張力却不受。固與之，張怒曰：『我雖貧，不受逆金，急持去，毋污我目！』義律釋之。廿六日逆船直至珠江，止求通商。廿七日，廣州府余保純奉參贊果勇侯楊公命，面諭義律，准其通商。和議既成，義律因詳道額外張遇祐志節，儘堪錄用，余稟達果勇侯楊，即賞外委頂戴。時前閩浙總督鄧公廷楨留粵，協辦夷務，有詩贈之云：『截髮何如竟斷頭，盤空硬語壓夷酋，男兒要腎堅如鐵，愧殺夸毗慣體柔。』榮瑩孤寡影形隨，張母年十八生遇祐，是年夫亡。遇祐遇逆時，年亦十八。去日含悽歸益悲，母節寒松兒勁柏，雙清好報九泉知。』逆夷凡得勝仗，遇我官兵必剪其辮，彼低首甘受逆夷剪辮之將官，開張遇祐之風，真堪羞煞矣！

二十年庚子，十二月十五日，嘆逆大小兵船二十餘隻，分攻沙角、大角砲臺，其攻大角砲臺也，自辰至申，大角砲臺前面灰沙牆被逆打倒數段，火藥局亦被逆打穿，火藥轟發，并延燒兵房十餘間。逆又撥夷兵漢奸數百名，由大角山后綠山而上，從牆缺處打進砲臺，守臺千總黎志安，身受重傷，恐砲位被搶，即督兵將好砲

十四位，推落海內，然後負傷打出，遂攻陷砲臺，逆夷一無所得。其攻沙角砲臺也，逆先撥黑夷千餘名，漢奸百餘名，由穿鼻灣登岸，逆兵船則攻砲臺前面，黑夷從山后攻砲臺後面，我兵兩面受敵，又無外援，遂致不支。三江協陳連陞與子鵬舉皆死之，守臺千總張清齡亦陣亡，兵丁死傷過半，沙角遂爲義律所奪。初，沙角砲臺後路，林公則徐蒞粵時，原設兵八百名以防後襲，琦侯善到粵，盡行撤去，故逆兵得從附近登岸繞出砲臺之後，前後夾攻，砲臺失守，職是故也。

噶逆作亂，皇上特簡大臣奕公山爲靖逆大將軍，果勇侯楊公芳爲參贊。果勇侯楊到粵，初甚精銳，巡營鼓勵，朝夕不輟，約束軍士，營伍整肅，粵人仰賴，咸以爲修備戰具，一戰必奏膚功。乃四月初一日，發令攻夷，不得勝仗。初二日，逆夷攻我省城，我兵退走。初五日，逆夷登陸，繞出城後，攻東西得勝，并四方砲臺，皆爲逆夷所據。初七日，大將軍奕、果勇侯楊大恐，計無所出，即令廣州府余保純緝城講和，許賂義律銀二百八十萬兩，另有一百四十萬兩，係洋行所出，共四百二十萬兩。至十一日，番禺三元里諸鄉民，忿噶逆橫肆，糾合各鄉義衆，一呼而集，萬有餘人，遂殺逆夷百餘級，中有一大兵頭名某，亦被殺戮。十二日共圍攻逆，逆不能支，義律大懼，求廣州府余出城彈壓，余恐和議反覆，即出勸諭諸紳勇，稱言奉大將軍令，紳勇不得已解圍，逆乃得脫。時鄉勇多有詬余爲漢奸者。逆兵本無多，盡皆登陸，據我砲臺，此時鄉勇雲集圍攻，義律膽裂，又無救兵，不難盡殲。醜類醜類盡殲，逆之兵船無兵，只有駕船水手，不能打仗，此時若發水勇攻襲兵船，兵船數十艘，垂手可得，逆無能爲矣。乃大將軍參贊，計不出此，惟恐和議中變，大將軍乃與參贊隆公文出住金山寺，各省之兵或屯屯燕塘，或白雲山頂，或清遠、花縣不等，失此機會，噶逆幸免。逆船十三日即退，十八日盡皆退出，至七月初旬又

往福建攻廈門，廈門失守，皆此次縱逆之所致也。時有枯楊詞十八首，刺果勇侯也。詞云：質原蒲柳本尋常，噓植何緣到上方？一自阿麼會賜姓，頓令非種亂青楊。昔日芳榮得遇春，朱門依傍慣因人，如今老去當搖落，猶翻秋風百戰身。費盡靈和殿上栽，柔條不稱棟梁材，要知大樹將軍號，都歷蟠根錯節來。翠蓋亭亭拂翠微，綠條金縷舊光輝，也經漢苑稱人字，休負將軍腹十圍。春到蠻烟瘴雨天，終朝三起復三眠，笑他自負凌雲志，偏遇黃楊厄閏年。禁烟時節正舒眉，插戶家家仰翠旗，人道楊枝能辟鬼，奈何無力禦封姨。搖蕩驚心草木兵，荒臺畫角助悲聲，可憐細柳屯軍地，無復威名漢將營。蒼松翠竹亦因時，幾見凌霜傲雪姿，惱殺春風狂似虎，折腰先是最高枝。霧障烟迷日欲昏，纔聞羌笛亦銷魂，傷心葉敗枝殘處，辜負東皇雨露恩。綠楊城郭變荒陬，亂絮顛狂勢未休，倘使閨中重望見，應教紅粉薄封侯。折得金絲贈楚兒，濃陰偏護漢江湄，往來亦解憐行役，不管流離管別離。搜神紀異事猶傳，柳下何來擁萬錢，從此魏金家裏樹，移根只合種貪泉。忽見生梯向艷陽，強將金色逗姚黃，吏兼獻媚來張緒，引得風流老更狂。時有鄉宦姚某、張某、進美婢以媚楊云。海國春深不遇春，欲邀青盼竟無因，那知九烈靈堪乞，汗染藍袍別有人。松按：明史李賢傳，也先數貢馬，賢謂黃金帛以強寇自弊非策。夫以金帛易馬，且猶不可，矧以四百萬金賂逆耶？我邑蔡樹百先生提藝齋詩草，有秋窗紀略云：「少楊昔日建奇功，匹馬臨營靖逆風，可惜黃花無晚節，珠江千頃恨無窮。」注：「楊方軍中稱少楊，以別昭武侯。戰功亦多，陝甘散遣鄉勇致變，侯單騎說降，功最偉，後襲嘆夷于羊城，一籌莫展，縱兵虐民，聲名掃地矣。」

辛丑二月初七日，嘆逆攻烏涌士臺卡座，士臺失守。是日天色黃暗，一連四五日，天色皆然。按隋書五行志：「日或黑或青或黃，師破。」此其驗也。

辛丑六月初二、三，連日颶風，初八日復颶，噴逆所據香港之裙帶灣，又名裙帶路，被颶打壞兵船貨船共九隻，淹斃逆夷數十人。山上蓬寮所貯棉花諸貨物，亦被颶半掃落海。此二次颶風，破虧噴逆，不下數十萬，兵頭義律亦被風打去新安某灣，得漁人救援，乃免。虎門口外，又沉噴逆兵船二隻云。又裙帶灣多毒草，草拂人足初則癢，漸而癢不可忍，手搔血出，癢仍不止，俄頃則痛，隨出毒水，毒水所至，內盡潰爛，三日之間足無完膚。此處雜草太多，被毒之人，亦不知其何草。松按：杜工部有除莠草詩云：『草有害於人，蜀名蔞麻。』『墨莊漫錄』云：『川峽間有一種惡草羅生於野，土人呼爲蔞麻，其枝葉拂人肌肉，卽成瘡疤，浸淫潰爛，久不能愈。劉表延仲至蜀嘗見之。』藝廣韻音擲，集韻音潛。』又文選鮑明遠樂府苦熱行：『瘴氣晝熏體，蔞露夜沾衣。』注：宋永初山川記，『寧州瘴氣蔞露，四時不絕。蔞草名有毒其上，露觸之肉潰爛。』蔞音岡。今裙帶灣毒草葉有毛芒，觸人如蠶，以人溺洗之，可解也。灣之毒草，豈卽蔞麻與？抑蔞草也與？否亦其類也。灣之水亦有毒，人多腫足，久則癰瘻。

道光二十一年辛丑，六月初九日，颶風起省城。諺傳廣州府署頭門內甬道左右，有榕樹二株，大四五圍，被颶打斷，根上二尺許，平如刀切云。是年廣州府余保純以罷試勒令離任。至二十六年乙巳，廣州府劉澤以酷虐，人民鼓噪，督撫又勒令離任，此其應與。

辛丑，噴逆所據之香港裙帶路，七月廿六夜四更時候，有黑氣從沙角、大角來，砂飛石走，灣中街道，如千軍萬馬，奔騰連蹀，灣中人以爲官兵卒至，有潛匿地臺板下者，片刻乃止。灣人震恐，卽日散去數百人。此必大角、沙角陣亡將官兵士雖死，忠魂靈氣，猶欲吞滅夷虜，故顯斯異，而爲滅逆之兆也。